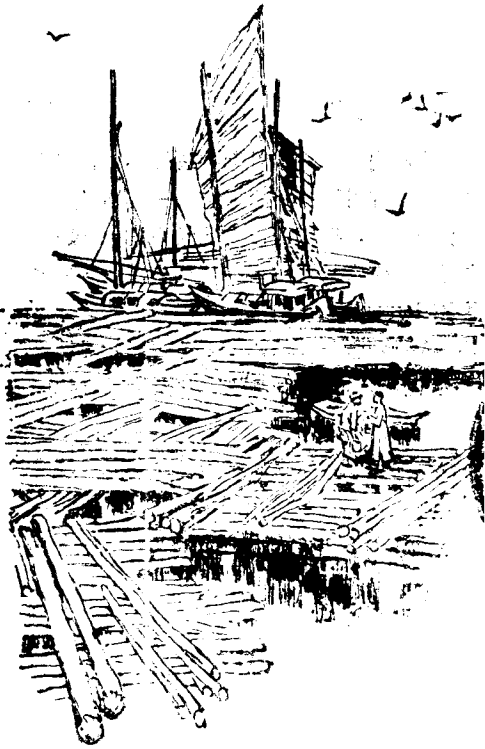


山鳴谷應

曾秀蒼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

山鳴谷應

曾秀蒼著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取材自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长篇小说，但它又和一般描写农民运动的作品有明显的不同。它象一幅幅风俗画和风景画。作家通过艺术的笔触，把江西吉安地区的景色、风貌、风土人情呈现在读者的面前。作者又象在写一部野史，把当时整个历史、社会的横断面娓娓动听地叙述出来，剖析开来，读者可以从中看出社会各阶层的人物；看到他们心灵上的美或者灵魂上的丑恶；看到革命者在敌人屠刀前面大义凛然，也看到动乱的年代沉滓的泛起。

本书既是《太阳从东方升起》的续篇，它又是一部可以独立的长篇小说。

封面画：张 德 育

插图：张 德 育 刘 柏 荣

责任编辑：黄 伊

山 鸣 谷 应

曾 秀 蓆 著

*

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

*

850×1168 1/32 16.75 印张 10 插页 350 千字

1981年1月北京第1版 1981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

印数1—50,000册 定价1.50元

第一章

1

暮春三月。正是江南草长、群莺乱飞的时候，正是“遍青山啼红了杜鹃”的时候，可也正是猛风暴雨送春归的时候。

自从枫镇开了全区农民大会，各乡各村把那些土豪劣绅捆到镇上，戴了他们的高帽子，接着县里又开了全县农民大会，打进了县衙门，大闹天官，逼得县太爷刘廉甫答应条件，释放农会会员，枫镇警察分署署长肖星外表上不那么嚣张了，而他的兄弟肖亮却在矿山上加强了力量，扎稳了营寨。

这个矿是兴业煤厂，是本地唯一的一个煤矿，是肖家独家经营开采的。肖亮虽只是个少老板，但因他父亲瘫痪，矿上早就由他管事，是个真不二价的老板了。为的他的为人处世，很象《水浒传》里那个西门庆，所以人们早就奉敬了他一个殊两悉称的外号：叫做“西门肖。”

打自兴农会以来，这西门肖死死把住矿厂，他不让工人在山上兴工会，也不让工人在各自的村里归农会。而他自己却早就招来了他那些拳哥棒弟、游荡无赖之辈，执意要和农会打擂台，占山为王。又兼肖星从他的警察分署里分给了他枪支

子弹，这肖亮也就越发横行霸道，肆无忌惮，越发无恶不作了。

除了肖亮那里，枫镇全区各乡镇的权力，统统归了农会。土豪劣绅们在家里的日子实在难挨。他们听说肖亮在矿山扎稳了寨，就纷纷窝藏到他那里去。兴业煤厂一时成了土劣的巢穴。同时，肖星的警察署仍然不断地捕捉农会的人。所不同的是他不再张扬声势，大摇大摆捉人，而是学起那种小偷儿的伎俩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人逮走。区农会三天两头地向他提抗议，办交涉。他并不硬顶，可是也不服软：今天放一个，明天又逮一个。按说，肖星生性凶恶，是个鲁莽灭裂的人，遇事动辄血脉愤张，他怎么知道这样耍花样呢？原来这些手段，多半是土劣们暗中教唆他的。其中最饶舌的，数那个枫镇高等小学校长卫乃道。提起此人，实在说来话长，以后免不了还有些事情要涉及他。为了免得叙述过于枝蔓，现在暂且按下不表。

且说眼前的局势既然这般胶着起来，农会方面，自然不得不熟筹对策。这天晚上，连绵的春雨，还是淅淅沥沥下个不停。区农会委员长周绍亮躺在楼上，思来想去，不能入睡，重又旋亮了床前那盏煤油灯，披上一件夹衣，坐到桌前，给县农会委员长杨剑秋写信，报告这里的情形。忽听见有人上楼，接着敲门了。

绍亮开了门，见那人披着蓑衣，戴着斗笠，从斗笠到蓑衣上，都还在滴水。水滴到楼板上，在这静悄无声的深夜，听得见它的嘀嘀嗒嗒的响声。刚一住脚，门边已经积了一圈水。门外黑洞洞的，绍亮没有看清是谁。待他一摘斗笠，借着房里射出的灯光，才知道是王老三。

王老三是兴业煤厂的工会委员长。因为在山上不能立脚，早就下了山；在山下附近村里，和山上的兄弟一起归了农会，大家并且选他挑了头。现在绍亮见他这样突然来到，又见他这般光景，就意识到出了什么事，因忙问道：“你怎么漏夜赶来了？”一面说，一面忙帮他解下蓑衣，让到房里。又见他的裹腿上全是湿泥，因又要他松了，他摇摇头说：“不用，”便坐到条凳上，鼻孔里呼哧呼哧出粗气。待绍亮也坐下了，他猝然问道：“我们有法子对付肖亮那畜生么？”

从王老三的语气里，也听得出来，那边又发生了事。绍亮说：“急事慢办。你来得正好，先把你们那里的情况说说。”

于是，王老三告诉绍亮：自从肖亮在山上扎了寨，经常打发他那些土匪下山来，不分天晴落雨，不分白日黑夜，三人一伙，五人一帮，遇着人就抓人，遇着牛就牵牛。不管是笼里的鸡，园里的菜，塘里的鱼，只要碰上了他们的手，什么也饶不过。昨天又下来了七、八个人，窜到石莲村……

“那村子在什么地方？”

“就在屏风山南边脚下，和石莲洞对面。——那里面有个畜生，钻进一户人家，搂住一个十四、五岁的姑娘，硬往床上拖。姑娘他爹，原来躲在楼上，听见女儿叫喊，赶忙奔下楼，操了一把劈柴的斧头，象劈柴一般，把那强盗的脑壳劈开了花。姑娘幸好没吃亏，脱身藏到别人家里去了，可她爹却遭了那帮强盗的毒手……”

绍亮听着，心里的波涛起伏着。可他按捺着激动，平静地问：“老三，打听到了那位老表的姓名吗？”

“打听什么呀，那是我们在矿山上的老伙计。我下山以后，到处浪荡那些年，遇到没有去处的时候，总是‘九江鱼儿归

九江’，洩回来，在他那里落脚，他女的，我那嫂嫂……”

“我记起来了，”绍亮沉重地说，带着一种酸楚的回忆：“那表嫂原是石浒妇道，在石浒的时候，原来还有两个娃儿……”

“委员长！”王老三骤然起立：“我来不为别的，为的求你召拢全区人马，踏平山寨，把肖亮那帮狗强盗杀他娘的一个鸡犬不留！这不光是消我一个人心头之恨，也是报了一方之仇！我先走了，委员长，专等你来！”

绍亮抬起头，说：“你且坐下，不忙着回去。今夜里我也是为这事打报告。说老实话，这个寨象是个痼疽，长在要害之处，若不想法把它开刀，全县都会受它的影响。我们不动手便罢，要动手，就得象你说的：打他一个鸡飞狗上屋！但是，这寨上的步枪，都是打这里警察分署分去的。我们和寨上开火，若果我们输了，肖星定会在一旁打哈哈；若果我们赢了，把枪缴来了，肖星准定要出来向我们办交涉，说人枪都是政府的，警察署都有花名册……”

“枪拿到手里，还怕他肖星麻烦个屁！”王老三说：“我敢对肖星说：‘狗入的！枪是你警察署出来的，这回归了农会了，你要怎么着！’”

绍亮微微笑了笑，继续说：“还有一件，要是我们领着人平寨去了，这镇上空了城，警察署准定会动作起来的。这么一来：山上肖亮，山下肖星，上下夹攻，我们就腹背受敌，说句古话：‘此乃兵家之大忌’……”

王老三在腿上拍了一个响巴掌，说：“有理有理！”

“因此，我想今夜里你就带我的报告上县去，向县里请示。报告里没说明白的，你当面会说的清楚详细。待县里开过了会，最好杨委员马上下来。我先继续在这里布置。待他到了，

请他在这里坐镇，监视肖星，然后我们就出发平寨去！”

“我这就走！”王老三说。

绍亮说了声“好”！就又靠近灯光，重新看了那报告一遍，待王老三披好蓑衣，拿起斗笠，才把信封好，交给了他，并送他下楼。

到了大门外，绍亮看看满天乌黑，寒风飕飕，因说，“且等等，还是找个伴，伴你上县去。”

绍亮正要转身，王老三一手拉住他，另一只手从裹腿里抽出一把亮晃晃的“小宝”^①说：“用不着。我带了一个伴！”

绍亮接过小宝在手，抚触着，顿感寒气逼人，虽然是在黑夜里，沉沉的夜色，也没能掩抑它的光芒。把玩了一阵，然后交还王老三，说：“好！这算是个好伴。就辛苦你了。”

于是，王老三怀着他的小宝，踏着那满街泥水，和绍亮分了手，出了镇，一步一坑，一脚一印地上县去了。

现在，王老三随着剑秋打县里回来，他们打过中伙，和中伙店的刘老板分了手，离开了淇下，紧紧赶着路，将近黄昏时分，到了枫镇。吃罢晚饭，老刘也按时到了。

老刘是枫镇高等小学的教员，北伐军到达时，就是他发动民众迎接的。因为国共合作，他除了在区农会工作外，也是国民党枫镇区党部的委员。他到了以后，便和剑秋、绍亮开始商讨。商讨的结果：为了打击反动地主的气焰，为了激励民气，决定调枫镇附近各乡的青壮年，组织平寨队。为了一举荡平，又为了避免伤亡过大，先由绍亮率队前往包围，暂不佯攻，待

① 一种尖的，双面皆刃的小刀。柄较长，一握有余。

过几天，等东溪乡农会委员长周大孚他们把枪弹运到，然后进击。大孚他们是在县里参加全县农民大会以后，剑秋让他带着他们乡的刘火生去南昌接运枪弹的。

一切商量定妥，散了会，都说该早点休息，就都睡了。绍亮和剑秋同榻，一人一头，上了床，彼此都没有卧下，他们相对地斜躺在床栏杆上。剑秋这才问及文漪。

“还没有来得及告诉你，”绍亮有点抱歉似地说：“文漪她母亲病了，昨天一早上吉安去了。前天晚上一接到信，她就急着要走，是我留住了她。”

绍亮说的朱文漪，原是吉安白鹭洲中学的学生。他父亲朱万福是这个中学里的斋夫。为了高攀缙绅仕宦人家，他竟然把女儿许了东溪财主周清臣的儿子、外号“柳条少爷”的周小臣。并且曾经把文漪骗到枫镇，用花轿把她抬到周家去做少奶奶。幸亏剑秋设计，当天晚上由周清臣家的丫头招喜儿帮她逃出来了，并且漏夜乘船回到了吉安。

文漪是吉安学生自治联合会的委员，而剑秋则是乡师的学生，是这个联合会的主席。他们相识以后，在共同工作中，都了解了彼此的理想和情操，因而成了一对相知以心的情侣。现在，剑秋听说文漪上吉安去了，因带笑道：“往常她说的要和家庭断绝关系，我一向认为是专指朱万福说的。她有时还争辩说：‘不！是全体！’实在，她妈妈是很疼她的，她也很可怜她妈妈。这一点，她自己承认。……”

绍亮先莞尔了一下，然后正经地说：“这种表里矛盾的心理，亦乃小布尔乔亚之变种也！”

剑秋听了这话，很有些莫名所以，楞了片刻，才用脚碰了绍亮一下，哈哈大笑起来，连连说：“你真是神童，过目不忘，连

读‘人之初’时候的事，还记得这般清楚：出口成诵！”

原来刚才绍亮说的，还是他在炳记行学徒时候，剑秋在复信里一句批评他的话，此刻风雨同榻，触动了他的回忆，脱口而出，因而把剑秋引笑了。但绍亮没有笑，他说：“你也算是我的蒙师。现在回忆起来，得益匪浅，所以不曾忘记。我常想，我们的友谊，不单纯是朋友之谊，而是兼师与友，在师友之间。我也曾和文漪谈过，文漪也同意我的意见，她说：她和你的友谊也是如此。”

剑秋说：“原来你们私下里议论我，真是了不得。”因又问道：“文漪昨天是怎么走的？”

“请老苗送她去。”绍亮说：“原来老苗替她租来一匹马，怎么说她也不肯骑，结果是和苗师傅一同跑腿。”

剑秋笑笑说：“前几天接她的信，还说要练习马上打枪呢，真有些罗漫蒂克。——信是谁给她来的，朱万福不会写字。”

“我没有见信。据她说，是你们那位本家小姐来的。”

“杨见秋来的？”剑秋沉吟了一下说：“她怎么知道文漪家的事情呢？她们彼此既非通家，文漪不在，杨见秋是绝对不会光临她家的。”

“作兴是朱万福偶然遇上她，托她写的。”

剑秋说：“不一定。也许其中有文章。”

绍亮问中间有什么跷蹊。剑秋说：“打早杨见秋不是说自己预备创办一个小学吗？现在可能经费有着落了，把文漪拉回去帮忙的。”

绍亮点了点头，思索了一阵，也揣测出另外几种可能来，不过既属揣测，也就只好存疑，另换话题了。

本来说是早些就寝，但两人相对，旅途和工作的劳顿，都

参加平寨队，越早解决越好。”

老刘点点头，待要说话，留守队队长、铁柱乡农会委员长张七仔抢先说，他马上回去叫人搬炮去。老刘说了声“好”，又催剑秋就道。待送走剑秋，老刘要东溪村的周二利负责带领留守队，随即打发张七仔走了。

七仔刚走，忽报警署的警察上了街，全部荷枪实弹，戒严。大街小巷，立时断绝了交通。

接着，听见街上噼噼啪啪，原来大小店家见是出事光景，赶忙停市上铺门。一阵嘈杂之后，铺门紧闭，行人绝迹，全镇鸦雀无声。

这时候，农会的干部有的随平寨队出发了，有的下乡去了，老苗也在前天送文漪上吉安去了。留守队总共有六、七十人，各执梭镖，把守在农会内外。

不一会，国民党区党部来人了，通知老刘开会去，限立刻就到。老刘嘱咐了二利一番，随即动身。二利送他到门口，向留守队把手一招，说：“来二十个人，跟刘老师开会去！”

老刘说不用，把守这里要紧。二利说：“他们这般杀气腾腾，看光景，你这是鸿门闯宴，还是去人为妥。”

老刘说：“只要这里有预备，我到那边去料也没有关系。还有，如果有什么动静，我一时赶不回来，你千万要沉着，在委员长赶回来之前，不要乱动。”

说罢，老刘就急急忙忙赶到区党部。他刚跨进大门，倏地两个警察打门背后窜了出来，轰隆一声，把门关了。他回头一看，也不止步，也没有问原因，挺胸昂首走进了会议室。举眼一看，见这里早已聚集了二、三十人，其中有高小校长卫乃道，炳记行老板、商会会长黄炳仁等许多街绅乡绅。“有土皆豪，

无绅不劣，”这帮土劣，有不少人原已跑到肖亮寨上避“难”去了，怎么在平寨队合围之前，他们就跑下了山，而且突然来到这里呢？这使得老刘好不纳闷。他再端详，见会议室四周站了七、八个荷枪的警察，而且枪上都上了刺刀。

忽地砰然一声，会议室的门也关死了。这时候，肖星拿着手枪，从悬挂着“总理遗像”那扇室壁后转了出来，厉声叫了一声“开会！”便站到那长条会议桌的上端，一脚沾地，一脚跨在太师椅上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份公文来，高声念道：“奉蒋总司令令开，共产党组织农会，窃据政权，倒行逆施，祸国殃民……本总司令上受党国之重托，下应缙绅之请求，特令全国举行清党……”念罢，把那公文向桌上一掷，望着警察们把嘴一努，登时老刘就被押了起来。

老刘被拘禁不久，绍亮单独飞马回来了。他一到农会，得到老刘被押的消息，立时，要文书收拾重要文件，暂时藏到稳妥地方去。同时下令留守队集合，随即亲自率领队伍上街。凡有警察处，就加倍派留自己的岗哨：一个警察处留两个梭镖队员，两个处派四个。培元桥两端各有两个警察，绍亮各派了八个队员，总共十六人。一时刀锋如簇，在初夏的阳光中闪闪发光，好不威武。

队员们紧挨着警察。那些警察都是无业游民，敲诈勒索，赌钱酗酒，他们都是里手，真刀真枪，赤膊上阵，可全是外行。平日一提农会，一提到周委员长，他们没有不怕的。何况现在是绍亮亲自带领布岗，农会的人，一个个横眉怒目，白刃相向，哪有不被吓得脚软手酸的？所以这时警察们连气也不敢出，一个个立在原地，也不敢挪动一下脚步。

安好了哨，绍亮率队直奔区党部，一到大门口，门正好打

开。七、八个警察把被捆绑着的老刘拥了出来，肖星肖亮各提着手枪跟在后面。绍亮张开双臂，命令留守队雁翅展开，同时对押解老刘的警察们大吼一声：“站住！”

绍亮的话刚落，老刘对他大声说：“蒋介石叛变了！”然后把嗓子提得更高：“农友们！服从周委员长的指挥，拥护革命，打倒土豪劣绅，与反革命作殊死战！”

这时候，两个警察跑上前来，用枪对着绍亮的胸膛，刺刀已经接触到了他胸前的衣扣了。

与此同时，二利也跑上前来，与绍亮并肩而立，面对着那两个警察，把梭镖插入两枪之间，用尽平生之力，左右一拨，刀碰刀，咔嚓一声，把两支枪拨得东倒西歪。他迅即跨上一步，站到绍亮的前面，屏障着绍亮。他把眼珠子瞪得象铜铃一般，胸脯间波涛似地起伏着，怒吼道：“有哪个反革命胆敢伤了委员长一根汗毛，我就要捅他一个透心亮！”

这时，肖星站在礼堂檐下的台阶上，气势汹汹地说：“奉蒋总司令命令：‘礼送共产党出境，敢抗命不遵者，斩！’”

绍亮拨开二利，迈上两步，所有的警察后退了七、八步，肖星兄弟从台阶上退到了檐下。绍亮举手一挥，两旁银光闪闪的梭镖象两副巨网一般，拉了过来，形成了包围圈，紧紧地把警察包住。

“我代表全区民众命令你！”绍亮对着肖星，斩钉截铁地说，“在三分钟以内释放非法逮捕的革命同志！”

短兵相接，剑拔弩张。人们都屏住了呼吸，好象空气被压缩了，压到了极限，随时都会隆然爆炸。

在这鸦雀无声的时候，忽然卫乃道从会议室里窜出来，喊了一声：“化干戈为玉帛！”然后步下台阶，边走边说，“这里是

桑梓之地。周委员长、肖署长：两公皆食毛践土，切不可凭一时之忿，使乡里子弟肝脑涂地！”

“你再敢滚过来，劣绅崽！”二利对着卫乃道，吼道：“老子认得你，老子的梭镖认不得你！”

“呃！——”卫乃道立住了，他不由得缩了一下脖子，压低嗓门，尖声尖气地说：“两国交兵，不斩来使。”

绍亮想：昨夜大队到达山下，对寨子合围以前，肖亮和土劣们就带领武装溜下山来了。可见是肖星兄弟和土劣们合谋：袭我后方，使我失去根据。现在大队既已班师，并已命令到达之后，立即围困枫镇，稍后一着，土劣们岂不成了瓮中之鳖？为了缓兵，他答复卫乃道：“先放人，再谈判！”

听见绍亮一松口，会议室里那帮土劣立时拥了出来说：“这个好说，这个好说，刘老师刘委员由我们担保。彼此都是三民主义的信徒，党部里的同志嘛，有点误会，解释解释就是了。”

“老表叔们没闲工夫和你们演文！”二利高声道，“委员长命令先放人，你们到底放不放！”他高高举起梭镖：“杀呀！”

于是，全场梭镖齐举，愤激高呼：“杀呀！”

卫乃道紧挨着绍亮，带着乞求地说：“委座委座！你看这样子，我这个鲁仲连只得告退了。”

绍亮没有说什么，只挥了挥手，要大家先平静一下。卫乃道忙向绍亮拱了拱手，然后尖起嗓子说：“农友们，刘委员现今在里面歇息，过不了一时三刻，他就要出来。请各位少安毋躁，稍候，稍候。”

于是，肖星、肖亮、卫乃道和土劣们一齐退了进去。警察们也全退到廊檐下，把住会议室。

于是，谈判开始。

3

这天黄昏时分，剑秋到了吉安城下。他是从北门进城的。远远看见城楼上站有岗哨，到了城池边，看见桥上也站有岗哨，走到城门边，门已掩了一扇，几个丘八，正在吆喝一个推车的农民：“准进不准出！”

“老总，我明早出来得吗？”

“准进不准出！”

剑秋弄不清是怎么一回事，也不停留，缓辔而过。丘八也没有盘查，只是扫了他几眼。进了城，丢下马，赶到“赣西南农民协会”去。走到门口，突然看见门口换了块新招牌，他一端详，见新牌子上写着这么一行字：

吉安府属各县联合清乡办事处

杨剑秋楞了一下，听见里面有脚步声，他立即转身，拐进了狭长的丝线巷。他想：“赵老师始终没有暴露过，可能还没有撤。”

走到赵老师门口，他按以前的暗号敲了门，没有响声，他正要走开，里面有人问是谁。

“赵先生在家吗？”

门开了，剑秋认得是赵老师的房东太太。房东太太答道：“赵老师搬了几天了。”

再问搬到哪里去了，房东答应一声不知道，就赶快把门砰的一声关死了。

剑秋躊躇了片刻，决定到文漪家，先问问情况。他转了几个弯，走过几条巷弄，快到文漪家时，正好遇着老苗。

老苗是前天陪伴文漪上吉安来的。他原是枫镇商会会长黄炳仁开的炳记行里的大师傅。绍亮在炳记行学徒时候，他请绍亮为他讲《精忠说岳》，因而两人成了忘年之交。区农会成立，他就到了那里当大师傅，和剑秋也就熟了。这时，老苗意外地遇上剑秋，便急急地拉了他一把，转到一个角落里，前后张望了一下，见没有人来，才轻声地说：“我说，坏了！我操他祖宗万代不出烟的，我们朱委员吃那姓杨的小娼妇仔赚了，让官里捉去了；蒋介石那狗入的反了！这两天中山场上天天杀共产党。原来蒋介石是秦桧转世，我操他祖宗万代不出烟的，这狗入的准定是里通了外国！”说到这里，老苗忙又问道：“委员长，你怎么来了？你莫非也是让人赚来的？”

剑秋说：“别的来不及细说了，现在枫镇还不知道情形。你今夜想法子偷出城去，漏夜赶路。你说与绍亮和老刘他们：第一件，各乡各村连带枫镇，凡是土豪劣绅反革命一律逮捕起来！第二件，不论是枫镇的，是寨上的，把缴到的武器发给各乡。告诉他们，我们今天吃亏，是因为刀把子捻在别人手里。往后我们一定要掌握武器，捻住刀把子！第三件，我要是出了事情……”

老苗听到这里，截住了他的话，说：“你也走，委员长！他们要是遇上了你，可了不得！趁反贼们还不知道你来了，我们一同打涵洞里爬出城去……”

老苗的话还没有说完，忽然巷头巷尾各转出两个人来，这是一条很狭的巷弄，两头一堵，就冲不出去了。剑秋见这情形，以镇静而平缓的语调对老苗说：“你走吧，苗师傅，到了家